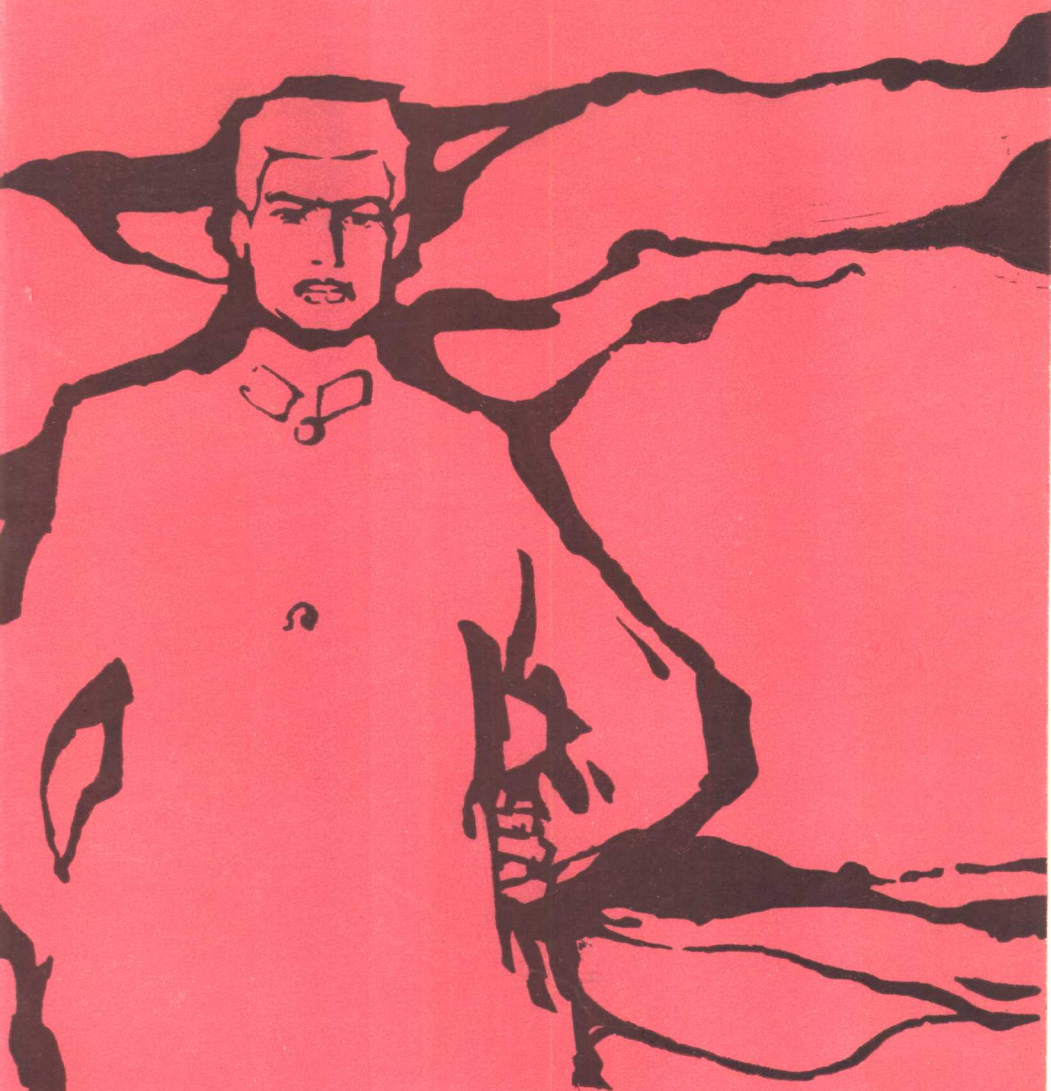


张克 著



大地英杰

I 247.5

235

·1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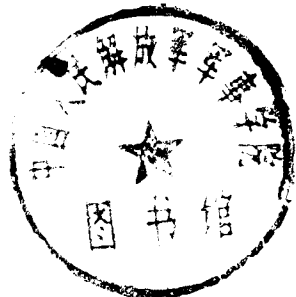
大地英杰

上

张克 著



北方文艺出版社





2 034 9285 3

1247.3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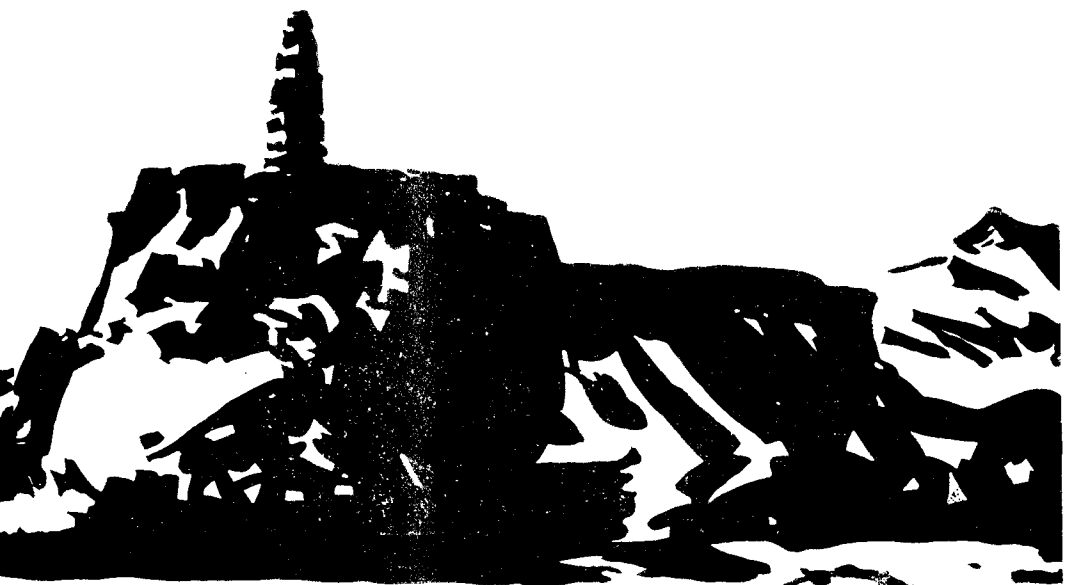
235

·2

大地英杰

下

张克 著



北方文艺出版社



责任编辑：王 峻

装帧设计：李 欣

大 地 英 杰

· Dadi Yingjie ·

张 克

北方文艺出版社出版

(哈尔滨市道里森林街42号)

黑龙江新华印刷厂 印刷

黑龙江省新华书店 发行

开本 850×1168 毫米 1/32·印张 26 6/16

字数 623,000

1985 年 12 月第 1 版

1985 年 12 月第 1 次印刷

印数 1—16,425

统一书号：10360·27 定价：上、下册 4.95 元

献给王若飞同志和

他的舅父黄齐生先生。

600118/24

内 容 简 介

这是一部以王若飞生平事迹为题材的传记体长篇小说。

王若飞是中国共产党的创始人之一。他生于没落的封建大家族中，由于父亲的不争气，他已沦为奴仆。舅舅黄齐生把他解救出来，送进学校，培养成人。他和舅父黄齐生相依为命，互相协助，度过了一生。本书描写了他的青少年时代，一个死寂的灵魂，在辛亥革命中觉醒了。接着描写他留学日本、法国、苏联，在勤工俭学中找到了救国的唯一道路——苏联革命的道路，成为党的创始人之一。回国以后，担任过党中央的秘书长，中原特委书记。在开辟西北工作时，不幸被敌人逮捕。五年半的铁窗生活，他那铮铮铁骨，耿耿忠心，表现了共产党员的浩然正气，是革命者的光辉榜样。本书作者描写领袖人物，完全从生活出发，写得生动活泼，很有感人的艺术力量。

目 录

上 册

第一章 舅舅接外甥	1
一. “北城王”家的长孙	1
二 苦命的星	5
三 舅舅黄齐生	11
四 老家长的嘴脸	18
五 “游泮”	26
六 上路	30
第二章 生命的起飞	38
一 达德学堂	38
二 人鬼之间	47
三 跳级	54
四 无端的风波	64
五 痛恨人间的“大王”	71
六 关山度若飞	79
第三章 在动荡的激流中	83
一 破壁而飞	83
二 砸断手指的练习生	88
三 享受人的尊严	94
四 矿务局的小职员	100
五 勿忘五月七日	104

六 第一次被捕	111
七 历史的使者	118
八 归来	126
九 桡板还会失落吗	132
第四章 留日风波	142
一 晋见孙中山	142
二 差点断绝了甥舅关系	147
三 找到了救国的真理	151
四 国耻日的愤慨	159
五 一次别扭的合影	169
六 柳暗花明	178
第五章 巴黎盗火	189
一 甥舅有了矛盾	189
二 王若飞的自画像	196
三 王若飞的勤工生活	199
四 考察法国社会运动	211
五 英才荟萃	219
六 两个年老的留学生	232
七 内政与外交	242
八 旅欧支部	249
第六章 中州风云	265
一 东方大学	265
二 王若飞和张国焘	272
三 没有办成北方“黄埔”	278
四 发现伊的意义	288
五 母子情	297
六 绞尽脑汁取了个笔名	305
七 “首都革命”	312
第七章 坎坷的路	318

一	秘书长和总书记	318
二	如火如荼	325
三	苦闷	331
四	祸不单行	338
五	受到警告处分	345
六	同仇敌忾	351
七	十字路口	359
八	黑海沐浴	366
九	皮毛商黄敬斋	377

下 册

第八章	英雄肝胆	391
一	身陷囹圄	391
二	两次庭审	402
三	西北特委书记和绥远大将军	411
四	千里赴诀别	420
五	舅父的严厉审视	427
六	欢情与酸肠	436
七	救害之差	443
八	昭君墓旁	450
第九章	大狱内外	465
一	两门亲	465
二	再次去归绥	469
三	山海关	477
四	啊，长城	483
五	离别，还是永诀	493
六	李培之	499
七	判决书	505
第十章	封金挂印	511

一 转狱	511
二 出狱	522
三 舅舅和外甥媳妇	531
四 黄齐生与阎锡山	541
五 封金挂印	547
六 陕公一课	559
七 黄齐生和毛泽东	566
八 长沙水, 湘黔味	581
第十一章 天南地北	593
一 共产党的“坐地宣传员”	593
二 王若飞将军	599
三 依旧风波	613
四 杨家岭的日日夜夜	618
第十二章 两种代表	629
一 两种代表	629
二 念旧	641
三 我的心呀, 在家乡	647
四 外甥送舅舅	657
五 爱与恨	667
六 王若飞和两个文化巨人	678
第十三章 理想世界	684
一 紫心的茅台酒	684
二 重逢	692
三 见外	699
四 前客让后客	706
五 纵谈理想世界	715
六 纵马山水间	724
第十四章 重庆谈判	730
一 天高云淡	730

二 虎穴趣谈	741
三 谈判桌上	749
四 从会场到战场	762
五 韧性的辩争者	769
六 惊涛骇浪	779
七 沁园春	783
第十五章 最后的日子	788
一 心系较场口	788
二 延安代表	792
三 斥青年党	798
四 紧张的日程	805
五 “龙舍”之宴	809
六 共命	820

第一章 舅舅接外甥

想我生于那黑暗的家庭中，……若不是舅父仗义将我母妹三人救出火坑，恐早已折磨而死，或不知流落成如何景象。

——王若飞

一 “北城王”家的长孙

一个伟人的诞生和成长，并不是“钟灵毓秀”，更不是应运而生。

一九〇四年腊月初一的傍午，在贵州省安顺城里的北街上，一个满头癞疮、眼神呆滞、衣衫褴褛、身体瘦弱的少年，顶着凄风苦雨，端着一碗热气腾腾的红油汪汪的面条，从一家挂着“肠旺面”招牌的面馆里走了出来。那面条看起来就叫人想吃，红油红，辣椒辣，旺子嫩，肠子肥，哨子脆。好心的老板娘追到门口，嘱咐他说：“好好地端着。”那个模样可怜的少年，两只手紧紧捧着一个已经用了几代的景德镇细瓷大花碗，小心翼翼地走着。他心里象臣子对待圣旨那样庄严地记着四个字：“汤宽、红重”。此刻，他端着的碗里，“汤”是那样的“宽”，简直要溢出碗口了；“红”是那样

的“重”，简直就是一层辣椒油盖住了面条。他的两只小手平平正正地端着，开始的时候很烫手，他咬牙忍受着；现在好了，不再烫手了。在阴雨绵绵的北街上，满路泥泞，走起来一蹶一滑，他的眼睛想要看路，又怕把碗端偏了；想要看着碗，又怕滑倒摔跤。他小心而又小心，心里紧张极了。

在他走过的一段路上，周围有许多声音向他飞来：叫卖热泡粑和碗耳糕的声音，叫卖盐葵花子的声音，酒店里划拳的声音，路旁空地上耍把戏的声音，不绝于耳。耍把戏的很有意思，一个铜钱明明从嘴里吞进去了，却从后颈窝一摸就又出来了，难道那人的嘴和后颈窝是通着的？他心里这么想着，却不敢掉头看一下；他只能听着，听那耍把戏人的吆喝声，听那看客们的喝彩声。突然，大碗一歪，面汤撒出了一点，撒在他的右手上，红汪汪的辣椒油，简直象是血浆。把戏场上，又发出一阵笑声，他以为人们是在笑他，立刻脸颊飞红，更小心地向前走去。前面好象有一棵大树在向他逼近，他停下脚步一看，原来是个高大的醉汉，东倒西歪地向他走来。那“大树”眼看就要向他压下来了，他躲了一躲，醉汉两腿向左一拐，虽然躲开了他，然而却碰了他的左手，面汤又撒出了一点点。

这场危险刚刚过去，忽然由远而近传来一阵乱哄哄的喧闹声，一股人流向他身边涌来……

“当官的欺压老百姓太甚了！”

“简直是草菅人命！”

“难道只有他提督^①太人的命才是金贵的，泥水工人的命就这么不值钱！”

“无缘无故把人打死了，难道就这样白白的算了？”

① 提督：清代的高级武官。

“不行！绝对不行！”

“死得好惨哟——他手里还握着一把瓦刀！”

“真可怜——他家里还有老婆孩子等着要吃饭哩！”

“.....”

端面条的孩子竖起耳朵，听到这些议论和喊叫，大体明白了：原来是安顺的提督在北校场指挥打靶，把一个正在做工的泥水工人打死了，引起满城人民的议论和愤慨。端面条的小孩也同情那位无辜的死者，痛恨那个欺压人民的提督，要不是两手端着一碗面条，他真想舞动两只小手，跟着呐喊几声。然而，不知什么时候，汤又少了一些。他谨慎又谨慎，小心又小心，终于到达家门口。这是一座正房，坐西朝东的宅院。他抬脚想要跨进门槛，因为人小，门槛很高，而两手又端着一碗面，他跨得很艰难。身子一歪，汤又撒了一些。他看着碗里的面汤一点一点的少了，又紧张、又害怕，心里一阵一阵地乱跳。心里一跳，手就抖得更厉害，碗里的汤晃来晃去，这边撒一点，那边撒一点……

“我对你说过要汤宽！汤呢？你喝了？”

在正房的一间房间里，一个穿着长衫，抽着大烟的男人，从床上慢吞吞地坐起来，虚弱的目光投到孩子两手端着的碗里，一脸不满的神色，发出一连串的厉声申斥：

“我对你说过要红重！辣椒油呢？你吃了？”

端面条的少年，低着头，端着碗，默默地站着，听着这无端的申斥。

“怎么？你不乐意侍候我？那好嘛，让老子来侍候你好不好？”

、抽大烟的男人用瘦瘦的指头指着面碗，声色俱厉地命令：

“把碗放下！听见没有？把碗放下！”

小孩无言地踮起脚后跟，把面碗放在一张陈旧的大方桌上。

“给我跪下！”抽大烟的男人指着地下，又发出了命令。端面条的小孩并不看他，也不执行他的命令。抽大烟的男人立刻咆哮起来：

“你听见没有？耳朵聋了？跪下，给我跪下！”

端面条的小孩仍然站立不动。抽大烟的男人从床上跳下来，用手按着孩子的肩膀，强迫他跪下去。孩子却倔强地挣脱，硬是不跪下。

“啪！”抽大烟的男人飞起一个耳光，狠狠打在孩子的耳朵上。

孩子是个男人的奴仆吗？不是。这个孩子就是这部书的主人公王若飞。那个男人是他的三叔，一个耳光，把他的一只耳朵打聋了。

那时候他还不叫王若飞，而叫王运生。他来到这个世界上，只有七、八个年头。社会和家庭的磨难，过早地降到他幼小的心灵上。

好沉重的一个耳光哟！这一巴掌好象永远贴上了他的耳朵，变成一堵厚厚的墙，一下子把他和喧闹的世界隔开了一半。他的那位穿长衫的三叔，吸大烟的长辈，平时肩不能担担，手不能提篮，好象半截朽木；然而，即便是一截朽木，一旦砸在一棵小苗上，也够沉重的。尤其可怜的，他并不懂得这是耳朵聋了！因为他来到这个世界上，还没有人告诉他耳聋是怎么回事……

“运生”这个名字，是他曾祖父给他取的。运生、运生，应好运而生。在他五岁以前，的确是九十多岁的曾祖父最宠爱的孩子。可是而今，如果他的曾祖父地下有知，他也会明白：这是一个并非应好运而生的“北城王”家的长孙！

二 苦 命 的 星

一位年约三十来岁的妇女，闻声跑进正房。她穿着一身破旧的阴丹布衣服，扎着一块比衣服更加破旧的围腰，绾着袖子，显然是刚刚放下手中的活计赶过来的。她是王运生的母亲黄固贞。

“怎么啦？孩子。”她蹲下身子去招呼运生。

运生不说话，只用左手捂着自己的左耳，用眼睛瞪了一下他的三叔。

做母亲的完全明白了：“是打聋耳朵了？来，让妈试一下。”她把儿子的左手放下来，对着左耳喊道：

“运生！运生！”

运生反应迟顿。她用右手捂住儿子的右耳，仍然对着左耳喊道：

“运生，我可怜的孩子，你能听见吗？”

运生还是没有反应。

“他三叔，孩子身上什么地方不可以打，偏打他的耳朵？你看，打聋了！”

“你既然晓得什么地方都能打，为什么耳朵就不能打？我就是要打他的耳朵——谁叫他不听话？”不讲理的三叔，好象打人的理由很充足。

黄固贞气愤地扬起头来，刚想同运生三叔讲理，忽然从身后响起一阵咒骂声：

“我说黄固贞，你应该知道一点好歹。王家哪里有你说话的地方？”一个穿着讲究，保养得很好，细眼睛、大嘴巴的老太婆，左手端着镀铜的水烟袋，右手拿着冒烟的纸捻子，从另一间房间里

跳了出来。这是王运生的庶祖母。她冲着黄固贞，指名道姓，指手划脚，瞪着小眼睛，张着大嘴巴，让那些平时集合在心里的最恶毒、最肮脏的骂人话，连着串儿钻了出来：“你还嫌败得不够啊？你存的是什么毒蛇心肠？你这烂婊子，你这八败星！王增三娶了你，倒了八辈子的霉。自从你进了王家门，王家才败成这个样子。你造孽还造得不够呀？你还要造多少孽呀？……”

那响亮的咒骂声落到照壁前缺了口子的金鱼池里，吓得美丽的小金鱼挤在角角里不敢动。黄固贞幼小的一男一女，此刻也象那些小金鱼一样，蹲在角角里不敢动弹。

黄固贞有多少话语涌到嘴边，想要争论，但是她把嘴巴闭得紧紧的，不让一句话冒出来。她的眼睛里汪着泪水，但是泪水仿佛凝固了，一滴也没有落下来。

运生三叔的耳光子敢于落下来，是有她他才有恃无恐。要是运生的曾祖父还在，他敢打吗？要是运生的亲祖母不死，他敢打吗？要是运生的父亲在家里争气一点，他敢打吗？要是运生的两位舅父住在安顺，他敢打吗？但是，眼下的境地：孤儿寡母，呼天不应，除了任人凌辱，又能怎样呢？

打在儿身上，痛在娘心上。儿子的耳朵被打聋了，母亲的眼睛几乎哭瞎了。黄固贞哭着、想着、叹息着、希望着，脑子里闪过一连串的“要是”，但是她没有想过：要是她自己坚强一点，或者象人们所说的“凶”一点，那么，运生三叔的巴掌也是不敢打下来的——因为她终究是长嫂啊！关于这一层，她只是埋怨自己的命不好。命中注定，自己不能象别的母亲那样，保护好自已的儿女。

正当太阳翻过正房的时候，黄固贞左手抱着小女儿冬梅，右手牵着运生，脸上布满愁容，眼里饱含怒气，孤苦伶仃地来到磨房里。比运生小几岁的冬梅还在放声大哭，黄固贞不耐烦地说：“尽哭！尽哭！就你会嚎丧，不知有多少丧气让你嚎不完！”